

当下最激荡人心的铁血小说

他们是一群神秘的人，他们行走在法律的边缘，他们可以放弃生命，却不能放弃使命，只因为他们是一——职业保镖

≡尖锋≡

中国保镖

唐国政★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保镖 / 唐国政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104-0313-2

I. 中… II. ①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61951号

中国保镖

作 者: 唐国政

出 品 人: 杨雨前

选题策划: 宿春礼 邢群麟

责任编辑: 曹 博

装帧设计: 小白印象

版式设计: 华夏书网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250千字 印张: 15.75

版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04-0313-2

定价: 29.8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保镖的职责	3
第二章	伪装	15
第三章	失败的任务	28
第四章	完美的爆破	41
第五章	猎杀行动	53
第六章	神秘的雇主	65
第七章	噩梦中的记忆	77
第八章	昊莲的心事	89
第九章	警方介入	100
第十章	被破坏的原则	112
第十一章	混战	125
第十二章	扑朔迷离的真相	136
第十三章	近距离格杀	149
第十四章	孩子？杀手！	161
第十五章	跟踪	174
第十六章	鲨鱼离去	187
第十七章	调查	199
第十八章	人在江湖	214
第十九章	危机重重	226
第二十章	真相，总是如此残酷	236

楔 子

“保镖”在英文中叫“bodyguard”，字面上来看，“body”是身体，“guard”则是保护、护卫的意思，合起来看正是保卫身体安全的意思；古代汉语中也早有“保镖”一词，指的是为富商大贾提供人身和财产保护的人，当然这种人要身怀绝技、武艺高强。目前在西方国家，私人保镖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市场和规模，属于一种正常、合法的职业。在中国，私人保镖虽然还没有其公开与合法的“名分”，但近年来，私人保镖的迅速增多和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

2002年10月，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在调整后的商标分类注册的范围里，公布了“文身”、“侦探公司”、“私人保镖”等商标可以注册。“但这并不意味着私人保镖业务的合法化。”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商标局的一位官员说，“对私人保镖业务，国家一直是禁止的，这个行业在目前仍然属于非法行业。”至于国家何时才会放开这项业务，让私人保镖合法化，这位官员则表示“目前仍不得而知”。

私人保镖在中国虽然未合法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尝试这个听起来有些惊险刺激的职业，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私人保镖服务。全国政协委员、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承认自己雇佣了私人保镖。而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对自身安全的重视，客观上为私人保镖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当然，娱乐界的人即使有保镖，也大多是不为外人所知的，基本上都是以助手或秘书的身份出现。

另外，大部分企业老总也对这个问题讳莫如深，不想多谈。他们的保镖对外的身份一般是公司各类员工，而且不使用真实姓名，平时外出也不许和其他人接触。保镖，基本要求就是“三保”，也就是保密、保卫、保持冷静和沉默，

只有这样才能为雇主提供良好的保镖服务。同时一些公司也要求雇主在合同期满以后，即使不再雇佣他们的保镖，也要将保镖们的资料保密。

主要是害怕。一是害怕暴露其身份和保镖的情况；二是雇佣保镖毕竟现在还是法律没有规定的私人行为，换句话说，目前这个职业还没有合法性。”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张伟律师说。私人保镖带来的相关问题也很多，比如这种劳务关系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出现问题就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又比如，有很多私人保镖携带枪支、管制刀具，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因此，急需有关部门出台相应法规和措施进行有效的管理。

合格的保镖身手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对老板的忠诚，而保镖的可靠性也是许多老板雇保镖时考虑得最多的问题之一。身手比较好的保镖大部分还是武术学校的毕业生和特种兵。武校学生功夫好，而特种兵懂的东西多，所训练的技能具有针对性，对汽车、枪械样样拿手，且特种兵有过部队的经历，具有强烈的保密意识及原则性，成为众多富豪的首选。

当然，由于特殊的人才渠道和特殊技术的要求，保镖的薪水也不低，他们虽然按照技能要求来领取薪水，但就算是兼职也能拿 10~20 美元/小时，有的保镖工资更高。他们出身特种部队，伤退或因心理疾病退役后，没有背景、没有后台，那些教他们技能的教官们，并没有教他们离开部队后该如何生存，他们只能用自身所掌握的技能来赚钱，来维持生计。

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由人引荐或者加入公司，在掌握一定的人脉后便退出，独来独往。

他们专业、隐忍、铁血，他们坚强、冷酷、无畏。

他们通常工作一段时间，休息一段时间。

他们没有朋友，也很少有敌人，因为他们每保护一个雇主后随即离开、马上消失，同一个雇主绝不会有第二次。

他们过着简单而不平凡的日子，直到有一天厌倦，或者死亡。

第一章 保镖的职责

“快，快……”阿峥扶着蝌蚪，弯着腰，趑趄趑趄地奔跑着。阿富汗兴都库什原始森林里到处枝蔓缠绕，阳光透过热带灌木叶的缝隙照射在阴暗潮湿的积叶上，一不小心两人就被绊倒在地上，除了伞兵鞋踩在厚厚的积叶上发出的沙沙声，就只有两人粗重的喘息声。到后来，阿峥基本上是拖着蝌蚪在走。鲜血、汗水、泥土、灰尘……丛林迷彩服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阿峥没空去管那些，凯芙拉头盔下的眼里是火，是血，却没有眼泪，右手食指轻挨在M16的扳机后边，只要前方出现敌情就可撻火。是的，虽然刚才有一个战友死在他的面前，但他顾不了那么多了，蝌蚪还没死，只是受伤，他要带蝌蚪回去，回营地。

“放下老子……”蝌蚪微弱地叫着，“他妈的，放下老子……”蝌蚪在他的手中挣扎。阿峥不说话，继续半拖半扶着蝌蚪朝东南方向走去。“集结点：2479。”单兵战术电台里，队长的声音在低吼。2479高地在等着他们，刘海小组已经开始接应了。这里直升机不能过来，目标太大，他们必须靠两条腿走回去。

“操你妈，你……再不放我，你要跟我一起死啊。”蝌蚪无力地继续挣扎。他是徒劳的，阿峥的左手从他左边绕过他的左腋，夹着他，死死的，一步一步地朝密林深处走去。

“嘘……”阿峥迅速把蝌蚪摁倒，自己压在他身上。阿峥只是下意识地，他什么都没看见。“你别动，我去打扫干净。”他拍拍蝌蚪的肩膀，轻声地说。他右手持枪，左手拔出绑在腿上的丛林匕首，迅速朝三点钟方向蛇行而去。

不对！

他猛地回头，一名满面油彩的阿富汗游击队员正把刀子从蝌蚪身上拔出，

狞笑地看着他……

“蝌蚪！”阿峥大吼一声，从床上坐起，大汗淋漓。

阿峥掀开被子，拿起床头的 MWC MKVI 军用手表，指针指在整四点，他把手表举在手里想摔出去，却又放了下来。这表是在阿富汗执行任务的时候，跟那些美国大兵切磋留下的战利品，一位美军上尉输给他的。老美的装备的确不错，比如说这只表，它是自发光表面刻度及指针，发光度强于其他夜光手表的 50 倍，光度能保持超过 25 年，100 米防水，防磁防震。要丢掉，真有点舍不得。

他赤裸着身子跳下床，没开灯，走到客厅拉开冰箱，打开一听可乐喝了一口，打了一个寒噤。12 月的凌晨，北京滴水成冰。

客厅的摆设他早就背熟，就像当年背地图一样记在脑海里。他几个转身便绕到挂在走廊的沙袋旁，狠狠地冲它击了几拳。沙袋摇晃着，发出呜咽声，仿佛在抗议这个疯子一般的男人。阿峥伸手扶住沙袋，转头看着旁边镶嵌在墙上的镜子，那里边很模糊，窗外的光线只能使他看见镜子里模糊的影子。

娘的，这个梦断断续续地做了几年，为什么今天又来？他伸手打开灯，眼睛被突然出现的强光闪了，赶紧闭上。再睁开眼的时候，他看清了镜子里的自己。

苍白！他摸摸自己的脸，凑近镜子：脸色惨白，胡子倒还生机勃勃地生长，嘴角的疤痕已经看不清楚了，头发稀少。是啊，这几年掉了不少头发，再掉就成秃子啦。

小腹上的枪伤清晰可见，外加外科医生给他留下的那长长的刀痕。他还记得那外科医生是个女的，云南人，取子弹的时候，他躺在手术台上，可以听见肚子被剪开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像割帆布一般沙沙作响。当他听见医生突然开口说话，竟然是个女人的时候，害羞得差点从手术台上蹦了起来。当然，好在麻醉药还是有效果的。

这是他苏醒后跟战友们打屁的时候说的，被取笑了好久。

第二次伤在头上，也是那外科医生缝的。因伤在脑部便没打麻药，简易的手术室里放着一面大镜子，阿峥一边看着自己的头皮被挑起来用线缝上，一边跟云南口音极重的女医生打情骂俏，几名站在手术室外的战友倒是焦虑地等着他的手术做完。

他拍拍镜子：“兄弟，你还活着啊。”转身朝卧室走去，烟跟火机在里边呢。突然想聊天，但这个时候找谁聊？上网聊太没劲，跟小姑娘大姐儿聊那些不着边际的话儿那是闲得蛋儿都疼的时候。现在？没心情！

战友们是见不着了，打扒下那身老虎皮起。牺牲了的，等着上天堂或下地狱的时候再见吧。没牺牲的，有规定，不能见面、不能单独联系，否则身后有狗跟着也烦。因为谁也不敢保证，这帮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聚在一起会有什么结果。

对了，阿良！靠，就是他了。这小子跟自己不是一个部队的，机缘巧合认识的，且他是个典型的闲人，猫在家里敲他的军旅小说。没错，就找他，搞醒他都是一大乐事。

阿峥拿起床头的烟，先点上一支，顺手到枕头下边去摸电话，但摸出来的却是一把匕首。他厌恶地顺手甩出去，匕首飞了出去，“噗”的一声插进了衣柜的木板上。再从枕头下边掏出手机，找到阿良的电话，摁下去……

电话响了两声便接听了，正是阿良接的。那小子带点新疆口音的普通话，比电视里那些鸟主持人差不了多少。

“没睡吧？”

“废话，你当我梦里还拿着电话呢吧？你小子喝高了？”

“你怎么十次有九次拿起电话就说我喝多了呢？”

“你他妈不喝多还算是个好人，一准儿是今天喝高了，惹出什么事情了，才会找我做心理咨询吧？”阿良在电话那头得意地笑了几声，“说说，今天又怎么了？老子要收费的，一小时 500 块。”

“去去去，你就知道钱啊。没廉耻啊你，我就是想找人打打屁，你要是不爽就挂电话吧。”阿峥沉默了一下，“老子最近不知怎么了，老做梦，老回忆起以前的一些事情。”

“这证明你老了，人通常在老了以后喜欢回忆往事，这个……你比我小啊，奇怪啊，哈哈。”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梦见蝌蚪了，我跟你提过他。我老是梦见我救不了他。”阿峥声音低沉起来，“你说，我们曾经做过的那些事情能得到宽恕么？”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

“那时候你是军人，阿峥，那种经历我们都有过。你知道，当时那种情况，就算把我们自己献上，也救不了他们，对不对？对了，前段时间乐哥不是说你

在广州吗？最近保护了哪些明星？搞点花边新闻来听听吧，整天聊这些故事让人伤感。你娘的，凌晨四点陪你打屁，我是好人不？”阿良说着说着把话题扯开了。

“我明天，不，现在应该说是今天下午，到广州，来北京几天办点事情。最近？我最近可没保护什么大明星，太他妈的无聊，那些老女人看人的眼神，靠，好像要把人给活活吃了似的，特别像我这样的帅哥，唉，相当的不安全！”

“哈哈，你就省省吧你，留点精神去对付你们家那漂亮老婆吧。你们最近怎么样了？”阿良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

“轻点声、轻点声啊大哥，你就不怕你老婆从被窝里爬出来掐你啊。我们还好，看明年是不是把婚给结喽，免得夜长梦多。”

“那是，我说弟弟，该退出来了，你难道还纠缠于那种生活？惊险刺激对你我而言，已经够了，要说赚钱，我也没见你赚多少啊，你用的不比赚的少，何必呢？好好找点什么事情做不更好么？”

“脱下那身军装，我他妈的走在街上就好像没穿衣服那么不自在，旁人看我也好像看傻子似的。干这活，我有机会的话至少还能摸摸枪，虽然不敢拿出来摆弄，但好歹还能找回点当初的感觉吧。”阿峥轻轻叹口气，“其实我最近是有退出的想法，但我必须要找一条能走下去的路，不是么？”

“呵呵，你这是自己骗自己。你反过来想想，当年你满身泥水地趴在粪堆里，头一抬就被带刺的铁丝网刺得嗷嗷叫的时候；全副武装 50 公里的时候；晚上躺下去就再也动不了的时候；一个人被丢在热带丛林里扛着饿转悠的时候，那时候你肯定想自己熬不下去了是不？但你不是熬过来了吗？我们想要干什么，就肯定能干下去的，我相信。”阿良在电话里头轻笑着回答。

“道理是这样，哈哈，好啦不跟你打屁了，老子早上的一万米现在开始。”阿峥突然心情轻松了很多，“喂，谢谢你了。”

“谢你个鸟，记得给老子钱。”阿良笑骂一声，挂掉了电话。

阿峥把电话放下，抽完最后一口烟，三下两下地把运动衫套上，先走到门口，在沙袋上狠狠击打了几拳，打开门锁，把钥匙放在门口的垫子下，迎着寒风朝街口跑去。一边小跑，一边虚空挥舞着拳头做着假动作。

枯枝和残留的黄叶，在 12 月的寒风中瑟瑟发抖，街上零零散散的已经有开始锻炼的人了，但都是些大娘大爷们。年轻人禁不起这个冷，都搂着老婆缩在被窝里呢。

但他不行，他已经习惯了这早上的运动，换句话说这是自虐，他的美女作家就这样取笑他。他当然要跑，习惯是一方面，保持体能是一方面，因为他的职业是保镖。

职业保镖！

2005年12月20日。广州，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不冷不热，气候宜人。

北京到广州的航班很多，通常折扣也特别低。阿峥退掉了广州的雇主帮他订好的头等舱机票，换成经济舱的。想想头等舱跟经济舱是同样时间到达，何必浪费那冤枉钱，退了可以买几条好烟。

飞机上的空姐不漂亮。这是阿峥从北京到广州得出的结论：海航的飞机上都是空嫂！好在身边坐着一个据说是北京到广州上学的女学生，对阿峥颇感兴趣，一路上不断跟他说话，颇解旅途之寂寞。问题是这女学生长得算是天赋异禀，虽是一嘴京片子，可活脱就长成一北京人猿模样，阿峥只能闭上眼睛东一句西一句地跟她搭着话头。

飞机一落地，他马上把电话打开，装出一副日理万机的鸟样，对空气说着话溜下了飞机，要不，这类人猿要留个号码啥的还真不好拒绝。要是她问起来，不给她会伤她自尊心的吧。

自己的良心好极了，这是阿峥给自己的评价。

他早在北京的时候，就在电话里拒绝了雇主安排人来接他的建议，他认为最大的享受就是跟不同的出租车司机打屁。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其实本质上跟妓女差不多，这人下来那人就接着上，当然这仅是对出租车而言。司机们见的人多了，聊天的话题也多，也可以从中获取不少信息。要知道，阿峥是对电视敏感的那一类人，他上网也只是为了收发邮件，接收资讯的渠道很少。

这次的雇主是个潮州人，姓程，50岁，身价数十亿，年轻的时候靠走私起家，认识不少朋友，也得罪了不少人，近40岁的时候从良，在广州办起了房地产公司。但这个行业看起来是白得透明，内里还是黑得发亮，虽然赚了不少钱，但想要他死的人有多少，他自己都不知道。

半个月前的一天，他的司机像往日一样送他回家，并把车钥匙交给他。他一向是晚上7点钟准时亲自开车送宝贝女儿去跳芭蕾舞，这习惯都坚持了两年多了。但他今天不去，因为女儿打电话说今天不舒服。他把钥匙还给司机，大

方地跟司机说：“今天晚上你用吧。”司机喜出望外：晚上带着女朋友去白云山上坐坐，还可以在车上……但他不知道，他的一条腿已经迈进了地狱。

女朋友还在华南理工上学，司机把车开到学校门口，等她出来的时候，已经是8点多。他殷勤地拉开后门，女朋友甜甜地白他一眼：“干吗要我坐后面？”他略带色情地笑笑：“因为我把车一停就可以扑过来了啊。”女朋友白了他一眼，撩了撩短裙坐上了车，雪白的大腿晃花了他的眼。

这年头的12月不冷。不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再冷的天，女人也能露出胸脯跟大腿的，这年月，寒梅傲霜不新鲜了。

启动，司机回头对着女朋友笑一笑，女朋友马上凑上鲜红娇嫩的嘴唇，在他的脸上轻啄一口。司机满足地回头：“你想去哪儿呢，宝贝？”一边开启车大灯。

漂亮的女朋友还没来得及回答，“轰”的一声巨响，她便狠狠地向后靠去，接着什么都知道了。她可爱的司机男友更是四分五裂，车顶棚开了一个大洞，所有的玻璃全部震碎，附近的几辆车无一幸免。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响，油箱爆炸，车子燃烧起来。

等警察和消防队员赶来的时候，那辆平治已经成为一堆废铁，废铁堆里还有一具烧焦的尸体跟几块已经很难辨认是哪个部位的人体。当然，没人责怪这些警察们，他们太忙，总是会在最后一个到达现场。

这样的爆炸案在广州算是大案，警方专门成立了专案组，不能否认他们的确是付出了很大努力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专业杀手所为。理由一是从现场的爆炸残留物得出炸药是C4，理由二是炸药的置放专业：引信连在大灯开关上，只有驾驶员打开大灯，才能引致爆炸。由此得出的结论也足以证明，杀手的对象不是司机，而是车主本人，而且，对方绝对熟悉车主的生活习性，知道他在晚上要接送女儿。

警方隐瞒住程姓老板，从他身边的圈子开始展开调查。但老程又岂是省油的灯，很快知道事实后，一时魂飞魄散。他知道单纯凭警方的力量，只能是专心查案，并不知何年何月才有结果，要保护自己，只能再走其他渠道。他想到请保镖，也终于通过几条线左转右转地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保镖：阿峥，一名曾经的特种兵。职业道德跟技能让他介绍的那几个人赞不绝口，不过听说对方的脾气也跟他的特长一样突出。

脾气无所谓，老程想，通常能力见长的人脾气也见长。他一开始就见识过

了：阿峥并不买那介绍人的账，最后介绍人只能通过其他渠道，找到阿峥的一个朋友，好说歹说阿峥勉强答应，他要的价格跟同行比较，很离谱——1000美元一礼拜。老程好说，钱嘛，挣回来也是花的，但必须要有命花才行，保镖的钱怎么能少。

不过见面的时候他的确有点诧异，这阿峥似乎并没有介绍人所说的那么坏脾气吧？看看站在面前、一身青色超薄的西装、白色衬衣、提着一个不大的旅行袋、皮肤黝黑、面无表情的男人，这个貌不惊人的小伙子真有传说中那么神？

“我是孟峥。”阿峥把手中的旅行袋丢在地上，双腿叉开，随意地站在客厅中央。程老板赶紧从沙发上站起，走到他面前，一边叫管家：“老刘，赶紧去看看孟先生的房间打扫干净没有。”一边向阿峥伸出右手。他自然知道孟峥不一定就叫孟峥，不过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阿峥能提供他想要的。

干燥、稳定、有力。

这是阿峥的手掌传达给程老板的第一个信息。

阿峥微微一笑，温暖而让人信任的笑容，露出白白的牙齿。

“你们家的狼狗很凶。”

程老板一怔，对了，他怎么进来的？

花园的大铁门紧锁着，园子里两条松开了链条的德国纯种狼狗，是除了喂它的管家跟主人之外，见人就咬的那种。可是，他怎么就无声无息地进来了呢？他要不是事先看过阿峥的照片，还真给他活活吓死。

“老板，孟先生的房子已经收拾好了，我们的狼狗怎么全都昏迷了？”管家急匆匆地从外边走进来。阿峥拍拍他的肩，“小狗这东西，锁起来养着玩就好，明天我带你去买条狗，现在带我去房间。”说完，把袋子提起来，冲程老板点点头，转身朝门外走去。

他的房间在附楼。

“帮我准备一点东西。”阿峥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在花园里走着，手里还抓着一个面包时不时啃一口。一条六七个月大的英国卡宾犬摇摇晃晃、轻松地跟在他的脚边往前走，全身披着雪白色、丰厚密集、松软的毛皮，四四方方的小脑袋、直鼻梁、大鼻子，一边走一边哼哼唧唧。

这条狗便是阿峥昨天带管家去买回来的。花了4000多块买回这条只能看

不能用的小狗，让管家很郁闷，但程老板给他的吩咐却是，孟先生需要花钱，花多少都尽管花，才4000而已嘛。

管家自然不知道这小狗的用处，而且，这狗不是买的，是租的。

“耐克，来。”阿峥走到花园中间的椅子上坐下，把手中的最后一点面包塞进小狗的嘴里，小狗满意地哼哼着把面包吃完，抬头看着阿峥。阿峥一只手抚摩着它的小脑袋，一边说着电话。

“全部准备好了后，再一次性给我送来吧。我付现金。”说完把电话挂了，抱起小狗，“耐克，我带你去看风景。”

他把脸上的大墨镜摘掉，左手把小狗抱在怀里，面对着对面的小山坡，右手像是伸懒腰般地伸向天空挥了挥。

对面山坡上，一个上身老式蓝色中山装、下身草绿色破军裤、脚穿解放鞋的民工模样的人，手上正在修剪树木的剪刀突然停顿了一下，似乎被阿峥的动作惊了一下。只是零点几秒吧，手中的剪刀又继续挥舞起来，只是，把身体转了一个方向。

阿峥微微一笑，转身朝花园的门口走去，那里有两名保安员，正在仔细检查镂空铁门上的监视器。附近不远处一栋别墅的私家车道上，停着一辆黑色的三菱吉普，车上隐约可见两个人影。阿峥轻轻叹气。

这些警察，真以为这样就可以找到杀手？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面对的是什么人。

他脑海里一瞬间闪过几十种杀死这些人并迅速逃离的方法，在进入这栋别墅之前，他已经提着包在别墅区里转了一个圈，似乎没人盘问过。看起来有点凶悍的男人在别墅区转悠是为什么。虽然他早就准备了应付盘问的一套说辞。

保镖是什么？保镖是将防护与攻击集于一身的人。

他摇摇头，向转角走过去。如往常一样，他转的是大弯。这只是下意识的习惯性行为，以免转角突然有人冲出。怀里的耐克安静地把头倚在他的大臂上，眼睛滴溜溜地转动。他拍拍它的小脑袋，几乎是同时，迅速向左边一闪，右腿弯曲，膝盖侧对着前面，右手捏成拳头砸了出去。

势如下山的雄狮！

转角处扑出一个人影，直冲冲地扑向他，带着一阵阿迪达斯香水的香风。提起的膝盖放了下来，击出的拳头改成掌，然后成爪。阿峥收势的动作一

样快捷。他的手抓住了来者的衣服，自己心里也“咚”地跳了一下。

要是那一拳击出，膝盖迎面顶上，那么现在对面的女孩已经成为一具尸体。

一身白色运动装的女孩显然吓了一跳，看着面无表情的阿峥，挣扎了一下，愠怒问：“你想干什么？抓住我干吗？快放手啊，保安……”

阿峥见过她的照片，在程老板的全家福上。他松开手，淡淡地说：“程小姐，下次不要走这么急。”

女孩又愣了一下。她昨天没回家，自然不知道面前这名皮肤黝黑、眼神坚定的男子是她父亲雇佣的保镖。她救星似的看着从阿峥后面走过来的两名保安，真希望他们俩抓住他暴打一顿，但遗憾的是两名保安只是对阿峥点了点头，什么都没说。

这个男人，身上似乎有一种奇怪的气势，看起来随和无比，但又觉得跟他距离万里之外，他仔细盯住谁看一眼，被看的人仿佛掉进了冰窖一般的寒冷。

这是杀气，只有杀过的人身上才能有这样的杀气，只有经过无数残酷的杀戮才能形成的杀气。他的同类能感觉得到。

女孩气冲冲地转身离开，保安跟在她的后边。阿峥隐约听见，似乎他们在告诉女孩，这个男人是干什么的。

天气有点闷热，别墅群之间的距离不大，风从上空吹过，无味的风。阿峥没做停留，继续朝前走去。他围着别墅转了几圈，找找什么地方还需要加强监视。当然，这只是必要的防护措施，杀手不会傻到走进别墅动手。

保镖的工作很无聊、很枯燥。

阿峥默默朝前走，就算是有人看到他，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想什么。他的眼睛朝某处望的时候，只是一眼，便移向其他地方，但是，他已经记住了刚才望过的地方有什么特征、需要怎么处理。

小耐克突然有点烦躁不安起来，阿峥伸出手摸摸它的头，把它放上水泥路，自己蹲下来，仿佛左脚的鞋带松了一般，半坐在右脚上全神贯注地把鞋带系成蝴蝶状，全身放松，背部半侧着顶住别墅的墙壁。

一场虚惊。耐克突然叼着一只旧鞋子跑回来，阿峥拿起来闻了闻，除了汗臭味，隐约还有一丝烧焦的味道。他看看鞋子里边，果然有被烟头烫过的痕迹。他哑然，这应该是哪个做工的人拿来当烟灰缸了。

看来这狗并没有它的主人形容的那么出色。阿峥摸摸耐克，朝来路走去。

不需要再走下去了，回去准备资料。

他需要程老板这段时间的行程路线及所处的商务环境、生活背景。

他必须通过所有收集到的资料，对自己在受雇的这段时间内雇主有可能受到的自然伤害和人身伤害作出风险评估。所有的，包括路线应该怎么走、走多远、可能出现的风险、路上有多少不确定性因素、活动场所的安全出口位置、遇到险情后的逃生路线等等，都要计算在内。

有人说，保镖是个力气活，一是能打，一是关键的时候冲出来挡子弹。其实不尽然啊！阿峥摇摇头，对着桌子上的资料瞪瞪眼：老了，当年自己是怎么记地图的？怎么背线路的？

特种部队，在执行任务时要考虑的情况相当多，渗透路线可能就是一条预定路线、一条备用路线与一条紧急路线，对目标的第一执行方案与备用、紧急方案以及撤离的三条路线，这就是九条路线要熟记。另外，随机性目标处理，敌情侦察分析与通讯密码的定时、跳\扰频与解码步骤，本次任务代码、呼号、密码、频率与通信时，以及紧急通讯程序等，其中最至少九种以上的频率（主、备用与紧急频率各三种）。

想想也真是离谱，在那种强压力的环境下，愣可以把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愣可以把一个个愣头青变成铁骨铮铮的汉子。

现在，老了！不过这点小东西还是难不住自己的！阿峥信心十足地点点头，打开老程的秘书送来的资料。

战火……硝烟……沉睡的孩子……双眼迷茫的妇人……远处传来的爆炸声……这是美式 M72 式 66mm 火箭筒发出的破甲弹的爆炸声，尾翼张开的破甲弹用它 588 mm 的体型以 145 米每秒的速度射向阿富汗正规军的 M1 艾布拉姆斯系列主战坦克，坦克也是美国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美国佬尝到了滥售武器的恶果。

天还是热的，虽然才下过雨。远处可见的褐色的山坡上隐约有一层蒸气。这个跟中国相交几千年的国家战火不断。刺杀、爆炸、绑架、恐怖分子、强权政治的侵入……正规军散了，游击队来了；军阀走了，学生军接着来……一个永远动荡不安的世界，枪炮声停止便是让人惶恐不安的日子：火山爆发前总会有一段平静。那些“文明人”们用子弹践踏着自然法则。

城邦凋敝，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千里赤地。

阿崢跟蝌蚪蜷縮在巴格蘭的一條巷子後邊，那里有一堵破牆。這里本不是戰區，阿富汗游擊隊舍不得摧毀這個城市的甜菜糖廠，還有連接着瓦爾走廊的那條公路，一旦被戰爭摧毀，游擊隊的給養就難保證。但由於某些不為人知的原因，突然之間戰火就燃燒了過來。

蝌蚪緊握着手中的 M16 半躺在破牆角，臉上的油彩跟汗水混合在一起，眼神平靜淡然，阿崢趴在 XM29 輕型突擊步槍後邊警戒着。他出這樣的任務本不多，緊張会让人警惕。

翻身……射擊……蝌蚪突然坐起，一個漂亮的點射，沉悶的“當”的一聲。阿崢在蝌蚪身體移動的瞬間拔出腰間的 92 式 9mm 手槍：突擊步槍轉過來的時間至少需要 0.8 秒到 1 秒，他拔槍的速度只需要 0.5 秒左右。

持槍的手僵在空中，他愣住了……

空氣瞬間靜止。

那個孩子……

大約 10 歲的孩子，躺在地上，上身無血液，5.56mm 的子彈以 975 米每秒的速度從孩子的心脏部位貫穿，再從背後穿出，血液在斷壁殘垣中流淌……

阿崢“忽”地站起，滿身大汗。

自己身處一間豪華的客廳，牆壁上的英式掛鐘，夜光指針指在凌晨四點。窗外大雨如注。

他在廣州，在值夜。他想了起來。

天氣預報今晚暴雨，這樣的夜晚總会有很多防備不到的事情，他的睡眠時間總是很短，睡不睡都是一樣。

又是回到那個噩夢，無休無止地纏住自己。

這個城市已經熟睡，城市里的每個人都用鐵窗把自己封閉起來，在鋼筋水泥組合成的牢房里畏縮成一團抱緊自己或摟着別人，時刻防備着，小心翼翼地防衛着突然而來的襲擊。唯獨他，一個人站在略顯空曠的客廳，玻璃窗外看不見星空，他提着手槍的手自然下垂，手脚冰涼。

對他來說，睡眠早已經不再是疲勞治療、體力的復原劑了，它只是一種對現實的遺忘，一種夜晚的臨時死亡。

死亡！

他垂下頭，茫然空洞的眼神無焦點地看着右手里裝有消聲器的 84 式微型